



Z 跋履

香飘伊犁

□ 赵德发

伊犁,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从乌鲁木齐飞那里时,我特地要了靠窗的座位,就为了从空中好好看看伊犁河谷。

万里无云,天空蓝到极致。天山顶峰,则白得耀眼。我看到,经年的积雪在群山间连成一片,汇成冰川,一条条冰舌向山下延伸着。生长着雪岭云杉的山脚,则有清清溪流,蜿蜒曲折。溪流汇聚成河,且越来越宽。两边平地,愈发广阔,且负载了畜群、田地与村落。这就是伊犁河谷,拜雪山冰水所赐,冲积而成。我同陪行的新疆朋友,此河为什么叫伊犁,他说,有多种解释,他最倾向于这一种:古时生活在这一带的人,用“伊丽伊丽”形容河水流淌的样子,就起了这么个名字。《唐书》中,便写作“伊丽水”。我听后从舷窗看下去,伊犁河在阳光照耀下果然是波光潋滟,“伊丽伊丽”。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到了。飞机降了高度却没去机场,而是以低飞姿态,沿着河右岸继续西去,飞了一段,才将翅膀一斜,从右岸转到左岸,溯流而上再回伊宁。机长仿佛知道我的心思,想让我多看一段河谷。这时,进入我视野的河谷壮观绚丽,河流的曲与田陇的直,对比鲜明;经霜的草木与收割后的稻田,色彩斑斓。我大饱眼福,痴痴地欣赏,直到飞机落地。

从到达伊宁的次日起,我与同行作家一起在伊犁河谷采访。我们的活动,本来安排在盛夏,因故推迟到暮秋。从伊宁市到可克达拉,从霍尔果斯口岸到霍城县,我们马不停蹄,四处游走。我充分调动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来感受这里的一切,还不停地用手机拍照、录音。后来发现,还是我的嗅觉感受最为深刻。

我闻到了飘荡在伊犁河谷的种种

香气。

一种香气来自薰衣草。伊犁河谷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之一,有“中国薰衣草之乡”的美名。花季已过,花田还在。那些没有采摘干净的花籽,连同站在秋风中的花株,依然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那种香,优雅而清澈,让人提神醒脑。种花人向我们说,在盛花期,这里是紫色的海洋,香气馥郁的海洋,很多人一来就陶醉了。有一处大大的薰衣草园,竟然冠名“解忧公主”。那位当年遵从汉武帝的和亲旨意来此嫁给乌孙王的美丽公主,如今又以她的名字为伊犁的繁盛立了新功。在一些村庄,聪明的各族群众将民宿开在了薰衣草田旁边。我们在一户人家的二楼平台,坐在地毯上看夕阳,嗅着花田余香与主人说话。听他们讲,种了几年的薰衣草,好多人家的存款都超过百万元,仿佛听见现代童话。原来这薰衣草珍贵得很,可以提炼香料,做化妆品,制作枕包、香包等等。我们参观了一些薰衣草产品,那叫一个琳琅满目。

一种香气来自红花。我的家乡是鲁南农村,我从小只吃花生油,到北疆才知道,这里产的红花油是一种上等的食用油。我们参观了一家规模较大的榨油厂,他们用新工艺榨出来的红花油,清清爽亮,芳香四溢。据说,红花种仁含油可达55%以上,油中亚油酸含量高于其他油脂,长期食用可降低胆固醇。在伊犁河北岸走进一户人家,一位老太太说她刚从地里回来,采了一上午红花籽。说罢向我举起袖子:你闻闻这香味儿。她的衣袖上,果然散发着缕缕馨香。院里晒着的一些红花籽,颜色、个头都像葵花籽,但有四个棱儿。我剥掉壳尝尝,油渍渍的,香喷喷的。老太太又说,其实,她最喜欢采花籽,走进花地,满眼都是大朵的红花,自

己也好像年轻了许多。说这话时,她的目光投向村外的田野,脸上现出向往的神情。乡干部掏出手机,让我看红花盛开时的照片。哦,天山红花真是美得很:它下面是蒜头形状的花球,上面的花朵则像一团火焰,在蓝天的背景上格外艳丽。据说,那花丝是名贵药材,有活血通经、散瘀止痛之功效。种植红花,有花丝与花籽两项收入,成为一些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。

一种香气来自馕饼。我以前去过新疆,多次吃馕,回来后对馕的香味记忆深刻。我一直认为,埃及发明的面包,中亚人发明的馕,中国山东人发明的煎饼,是人类加工面食的三大杰作——都是用火烤熟,让香气充分释放,且能放置较长时间,是外出时携带的最佳食品。(做煎饼的原料有多种,用麦子做的最香)。我这次去伊犁,再次与馕相见,但是在几个加工厂里,香气更为集中,更加浓郁。新疆馕的生产,好多地方已经是规模化、集约化了。伊宁市克伯克于孜乡的一个村庄里,有一家生产馕的合作社,许多烤炉热气腾腾,一些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维吾尔族男子在熟练操作,旁边刚出炉的馕饼擦得老高,来买馕的村民或批发商络绎不绝。有这样的加工厂,村民们不必自己烤制,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。加工厂的管理者、师傅,乃至保洁人员,人人都挣工资,入股者还可以分红。在霍尔果斯市,离口岸只有几百米的地方,竟然有一家占地70亩、采取“加工+出口贸易+文旅”发展模式的馕产业园。它的外观像一座黄色城堡,城墙外有一组雕塑,展示传统的烤馕流程。进去看看,完全是大型工厂的车间化生产了,日产量可达几万个,有上千人在此就业。隔着玻璃,我看到了一组组工人,一道道工序,一箱箱成品。

外面展厅里摆着的馕,大的小的,淡的咸的,统统是恰到好处焦黄颜色,香气扑鼻。离开城堡,我们的车里竟也有了馕香,那是大家的衣服上沾染的。

还有一种香气,杂糅而成,是我在伊犁市区的六星街闻到的。六星街位于伊宁市区西北侧,六条街巷呈“米”字形,整个街区占地47公顷,居住着汉、哈萨克、回、维吾尔、俄罗斯等七八个民族的居民,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、多元文化的交汇地。我们于黄昏时分到达这里,沿街看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庭院和店铺,俄罗斯族的“列巴”“卡哇斯”,哈萨克族的奶茶、“奶疙瘩”,维吾尔族的烤肉串、烤包子,汉族的水饺、粽子,回族的炸油糕、羊杂汤……香气从各个地方飘散出来,在街区糅合在一起,氤氲成一片,让人直咽口水。不只是嗅觉与味觉,视觉与听觉也被调动起来了:在六星街的中心地带,蒙古族人在那里边唱边跳草原雄鹰舞,汉族人在跳广场舞,还有一对俄罗斯族青年男女从街巷深处走来,男的拉手风琴,女的唱俄罗斯歌曲。与我们同行的一位新疆老作家向姑娘做出邀请手势,二人便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我们与一些围观者随着节奏拍手叫好。

在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深深的感动。我想起了伊犁河谷的历史,想起了几千年来各个民族在这里的命运。他们相互亲近、融合,也免不了一些齟齬和冲突。金戈铁马,刀光剑影,伊犁河曾经和着多少歌声与哭声流淌!历史车轮驶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,这里才有了长久的安定和谐,有了各民族的携手前行。伊宁六星街,便见证了这一历史巨变。如今,这里飘荡的香气,连同整个伊犁河谷飘荡的香气,让无数人陶然若醉,流连忘返……

Z 文荟

花木名中有“龙”

□ 于志斌

在崇信龙的我国,汉语言文字对龙的表达丰富多彩,浏览古今图书文章,龙无处不在。龙在祖祖辈辈的命名活动中,不仅活跃于人名,还显现于物名及其花木名中。花木、泛指花草树木。我国古代对花木的命名,承载了人们的无限情思,传递了花木本身的特性衍生出的特殊意思。花木名中有“龙”,自然是植物文化的属性使然。

1

在距今约千年的时候,蜀地的两株梅树深受人们的喜爱,文人乐而大赏,兴而咏之。陆游在蜀,在好几几年间常去赏梅。从陆游所作《故蜀别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,梅至多,有两大树夭矫若龙,相传谓之梅龙。予初至蜀,尝为作诗,自此岁常访之,今复赋一首。丁酉十一月也》可知,在成都西南有一片梅林,其中两株大梅树长得得天独厚,像龙一样,有屈伸貌,纵恣欲,故被人们称为“梅龙”。

陆氏梅龙系列之作自然是名中有“龙”的花木之珍贵史料。清朝人王拯也有“游龙”之词,其《水龙吟·行馆游龙两株,秋来作花,楚楚可怜,为拈此调》,却是没有交代“游龙”之名何来的。我初读题引就啧啧称奇,心想“怎么这也是两株”,颇为游龙就是某种开花树的树吧。试想想长在行馆的两株游龙,应该是被诗人留意好一阵子了,直至秋天开了红花,他才诗兴大发,填词咏之。这种花卉若不是高个儿的乔木,最起码也得是灌木才行,这样才会让人注目和在意并能记于心呀。当树儿开花了,这位诗人见了后,可能会触景生情,觉得花儿“楚楚可怜”,于是一起笔就是“问花何事伤心,怨红进落珍珠泪……”我读了全词,沉潜于字里行间,一方面被萧索感伤的情绪所感染,一方面也对游龙是何种植物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兴趣。

我很快了解到这个植物被叫作“游龙”,也由来已久。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有“山有扶苏,隰有游龙,不见子充,乃见狡童”。前人对“游龙”有红草、龙草、苜蓿等训解,迨及今日,游龙、红草等俱为红蓼的别名。红蓼是蓼科蓼属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,生长迅速,株高竟可达两米。在历代名家的笔下,红蓼频频出现。红蓼在诗词中是表示季节的转换,还是强调心情的变化,抑或是彰显生命的秋色……有兴趣的人还是去读读相关的原作吧。

2

清初学者赵翼对盘龙草观察细致,为之一首情趣盎然的诗歌。这首诗的题目就是一则小品,其曰:“盘龙草,蔓生,叶细如针,花亦如粟粒,深红色。奴辈初扎小屏,使盘旋其间,已而蔓愈长;再作七层塔以引之,而势犹未已。走笔戏赋,戊辰。”小品般的诗题诱惑我读了全诗,感知大意:盘龙草是由南朝猛将周盘龙的“毅魄”所化,在露华无声的时节,它生长出茎蔓,伸向蓝天,似乎就在油灯“半夜睡未交”时,已长达一尺多了,生长十分迅速,把小小的锦绣屏风安置在盘龙草旁,引导它的茎蔓缠绕屏上。小屏的空间很快满足不了茎蔓的生长,又在屏旁安置了“七层塔”,引导盘龙草往塔上发展。看它“势犹未已”的样子,想来一旦让它铆足劲儿恣意地向上升,必定可以悬垂出千丈长发。万物历来是各有其傲性的,他们无论是贵是贱,也总有“功名之心”。

与盘龙草不同,九龙树是一棵柳树,以树形宛如九龙而得名,生长在新疆哈密沙枣泉附近,为很多人亲眼所见,并有传世诗作,如清朝人杨泉山、萧雄等,皆有《九龙树》诗。这棵柳树种植于何时、何人所种等,不见记录,在杨、萧二人看时,它已经繁衍成“华盖浓遮日,虬枝老耐寒。风梳鳞甲辣,泉溜泥潭蟠。细草连理曲,一折一龙盘”(杨诗)。“雄藩古干绕池围,乔妖犹龙世所稀”(萧诗)。在造物主的化育和庇护下,九龙树在时间的长河里自由徜徉,枝繁叶茂,其主干和枝干雄健、挺拔、盘屈,像九条龙正以不同神情邀宠于造物主,在接受当地人的顶礼膜拜和祷祝,以及目睹着形形色色、参差不齐的游客之种种表现。

九龙树及其所在地已经由树名发展成景点名、地名,吸引游客的“打卡点”,这棵古树存在着被人过度打扰之后病了、蔫了、枯了、没了的极大风险。我祈祝九龙树等天下古树花木长得大自在,生生不息。

3

每每看到汉语命名中把龙的头、眼、舌、牙、胆、面、爪、尾、须等用到了花木上,好似把龙肢解了,不禁好笑。不过依照前人说“龙是鳞类和虫类的老大,生就了骆驼头、鹿角、兔眼、牛耳、蛇项、鼉腹、鲤鱼鳞、麋爪、虎掌。龙脊上共有八十一鳞,其中有九九阳数。龙嘴边生须髯,颌下有明珠、喉下长逆鳞,发声如曳铜盘”(见《本草纲目·翼》),也就知道了花木的这种命名原是有本的。

一些原生地在异国的花木,尽管它的形貌跟龙或龙的部分丝毫不像,其中文名竟也有龙。2018年3月,我在南非开普敦遇见一簇花卉,经有关软件鉴识和比对,确定此花名叫“奔龙”。这是一种小型的多肉植物,看不出它有龙的形貌,当然更没有龙的气势了,不知因何得了奔龙之名?在我笔下,它只是美丽的小花:“日照红花艳,蜂来作舞台,含情黄蕊笑,绿叶竞屏开”。

在中西方的神话和传说中,龙既可以布云行雨,还可吐珠喷火,自然在含有“龙”的花木名中就相伴出现了云、火、珠之类,例如桑科大麻属的云龙,大戟科大戟属的喷火龙,马鞭草科大青属的龙吐珠。在我看去,喷火龙是“大戟科中藏独特,如龙孔武挺强躯,刺芒逼露花如火,赤热光华煮一壶”(《喷火龙》);而龙吐珠开花结果,人们“探骊不必访清泉,血色玲珑逐梦圆;剪取一枝种在屋,年年睨我珍珠船”(《龙吐珠》)。

有龙在焉堪品赏。在阅读古人咏花诗时,遇见带“龙”的花木名,我会发生探索的兴趣,从而发现有的名从古沿用至今,有的名已经不为人知,或者其使用率很低。以往的存在虽然抹杀不掉,却容易令人迷惑。比如同见于古典文献,却出于不同人笔下的龙柏与龙爪柏、龙槐与龙爪槐,两柏和两槐分别说的是同一种树,还是不同的树呢?正可谓“名龙植物自流芬,景色绵绵堪送君,探取谜中奇与趣,千姿百态起纷纷”。我国植物文化有林林总总的谜,解与不解都是令人着迷的。

Z 谈数

关于阅读,梭罗和乔布斯在争论什么

□ 韩浩月

看到一条短视频,苹果手机发明者史蒂夫·乔布斯对话《瓦尔登湖》作者亨利·戴维·梭罗,两人相差138岁,能够“对话”,得到AI软件所赐。这是一次隔空对话,谈论的话题蛮有意思,乔布斯认为智能手机提升了人们的旅行体验,更改了人们的社交方式,哪怕是打卡式的旅行,也具有特定意义。

梭罗则不客气地批评乔布斯,认为智能手机不但毁掉了旅行,也毁掉了阅读,视频里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“我在瓦尔登湖的旅居,让我得到的不比跨越半个美国少”。

梭罗在瓦尔登湖读书吗?我印象中,他的湖边木屋是有书架的,他曾在书中写过,他的木屋不会上锁,朋友或者陌生人都可以进来,屋里的食物或其他物品可以分享或拿走,但如果书丢了他会不高兴。

后又经考证,梭罗在瓦尔登湖度过的第一个夏天,是不读书的,或者说很少读书,他搞种植,乐于在屋前种下豆子等农作物,但不读书,其他需要动脑子的事情,梭罗也很少做,大多数时间,他都会在门前、湖边、林中独自遐思,偶尔去不远处外的村庄购物、闲逛。

我怀疑梭罗放在木屋中的书,陪伴作用大过阅读作用。在来到瓦尔登湖之前,他住在美国文豪爱默生家中,那时他已经读了足够多的书。虽然梭罗的手指,在瓦尔登湖时,可能较少翻动书页,可我总觉得,他的阅读一天也没有停止,反而是更加如饥似渴地在读,只不过,他读的是自

然、四季、寂静、内心,他把自己从一个热闹的城市挪移到了寂寞的瓦尔登湖边,最根本的目的,仍然是为了阅读,在这儿,写作是阅读,生活是阅读,思考也是阅读,他把人生这本大书读明白之后,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。

显而易见,梭罗与乔布斯有关旅行与阅读的理解,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你是支持梭罗的观点,还是赞同乔布斯的想法,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论的意义,因为这两种观念同时存在,同样强大,并不是说在依靠手机规划旅行、阅读电子书的时代,就全面否定了把一本纸书放进行李箱、在飞机与火车上进行深阅读的乐趣和价值。

时代仍然提供了两种供你选择的方式,选择哪种,都不是错的,问题的关键,不在于出行方式和阅读方法,而在于你作为旅行者和阅读者,会不会像梭罗与乔布斯那样,进行信息与文化摄入,以旅行与读书为镜子,照见自己的内心,看见心灵的沟壑,发现前行的光明之路。

梭罗与乔布斯的区别,是慢与快的区别,是深度与高效的区别,是体验之沉静与丰富的区别,他们的初始目标,都是奔向丰沛与茂盛,而非干涸与枯萎。在审美与人性的层面上,他们之间,不见得有本质的区别。

一如梭罗的生活方式,没法大众化一样,乔布斯的发明,也并非有足够的魔力把所有人都带往“深沟”……但必须要承认,技术发明如果被用于迎合人性弱点,的确会给人带来一种颠覆感,在这种“世

界变了”的强烈潮流冲击下,人的恐慌与浮躁,是难以避免的,在AI时代怀念梭罗,是寻求安全感的表现,可是如果激烈地批评乔布斯,恐怕也有转移责任的嫌疑。

在完成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辨别能力之后,人就成为了自己的第一阅读责任人。同理,旅行也是。如果旅行与阅读,都趋于概念化、同质化、流水线化,需要别人创造环境、指导与引领、催促与鼓励,那么旅行与阅读的意义,都至少要打一半折扣。

旅行与阅读的核心魅力,在于未知、神秘和探索,在于循着一道渺茫的光线、微弱的灯火,穿过黑夜或峡谷,看到全部的天空与彻底的晴朗。

最好的旅行与阅读,不是一群人一起出发,而是一个人单独行动,在路上遇到同行者,在终点找到聚集地。之所以强调一个人出发,是因为旅行与阅读,孤独是必不可少“旅伴”,如果体验不到孤独,可能就无法拥有深刻。

目前对于旅行与阅读的定义,有奢侈化的倾向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,这两种行为,需要财力、时间、心境这三个条件的支持,然而,这三个条件或多或少都被与“物质和生存”挂钩,我认为这是一种潜意识中的逃避,是拒绝与自己内心沟通、拒绝改变自己、创造环境的表现。

旅行并不见得要到很远的地方去,而是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激发感受力与表达力。无论多熟悉的地方,只要用心,总会

寻找新的观察视角,在熟悉之地却有旅行者的姿态,这或是旅行的很高境界。

读书亦然,读书不是把一本本具体的书当作目标,而是要用阅读的眼光,看到人、事、物的表面与内里,用某个适合自己的标准进行遴选,过滤掉不需要的杂质,建立一个可供自己参照与使用的体系,这个体系便是你获得安全感的专有网络。

人生困苦,难免会是一种常态,可生活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发出光来,人们渴望旅行和阅读,是为了这难得的发光时刻,能在自己的一年或者一生当中,出现的频次高一些,再高一些。

为了体验到生命本身赋予的美好,旅行和阅读便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,而想要实践这两种行为,就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和阻隔,不要对旅行和阅读进行自我设限,不要抬高进入旅程的门槛,实际上这两种行为的发生,有脚可以行走,有光可以照亮,就够了,如果再加上有心,会事半功倍。

在未来的AI时代,更多从繁杂劳动中被解放出来的人们,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体会文学与艺术,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前提下,首先要作好准备的是心灵和灵魂,如果心灵够丰富、灵魂够饱满,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发生的一切。

所以,旅行与阅读,不要等待和创造合适的时机,而是从下一秒就开始,从此陪伴终生,永不停歇。

浮石

□ 李良旭

同学们,你们谁能将这枚小石块漂浮在这水面上?”

同学们不禁哑然失笑。心想,老师您这是怎么啦?石块是没有浮力的,只有木头、塑料、纸张这些东西才能浮在水面上,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。

有几个同学还煞有介事地拿出纸和笔,要计算出小石块与水面应该摆放出多少角度、多少曲线、多少函数才能将小石块漂浮在水面上。不一会儿,草稿纸上就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计算公式、数据和图形。

雪花落在上面,纸张湿润了……

同学们沮丧道:“老师,我们将学过

的各种公式都用上了,也没有计算出能让小石块漂浮在水面上的正确答案。”

老师淡淡一笑道:“同学们,要让这枚小石块漂浮在水面上很容易,根本不需要什么深奥的方程计算和函数解析,只这么简单一下就能让小石块漂浮在水面上。”

说罢,老师将身子微微地向后一仰,然后身子往前一倾,将手中的小石块用力一削,这枚小石块就在水面上打起了水漂。小石块欢快地向前跳跃着,起伏着,水面上荡起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
小石块真的漂浮在水面上了。大家情不自禁地纷纷鼓起掌来。老师

又说道:“同学们,今后,你们还要参加无数次数学的高考,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,就需要不断地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,只有这样才能跟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!”

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飞舞着,雪花落在脖颈里,感到那雪花是暖暖的。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手中的小石块用力削向水面。顷刻间,一枚枚小石块贴在水面上欢快地向前跳跃着,起伏着。水面上,划开一道道美丽的弧线,像绽放出绚丽的花纹……

许多年过去了,那雪花飞舞的高考路上,那条河面上一枚枚欢快跳跃的小石块,却成为记忆中的永恒。

Z 坊间

1977年冬,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冬季举行的第一次高考。班主任亲自送我们几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到县城去参加高考。天气很冷,天空上还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,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到寒冷,脸颊红扑扑的,不知是冻的,还是激动的,心头似一团火在燃烧,火热热的……

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老师还不住地殷殷叮嘱着大家,其实,这些叮嘱,老师在课堂上、课堂上说过无数遍了,不过此时此刻,我们听起来,还是觉得那么亲切、悦耳。

路过一条小河,老师停下了脚步,他从地上捡起一枚小石块,对同学们说:“同